

副刊 天鹅

手迹 与文化名家 跨越时空的对话

□文/摄影 石琪

一把打开雪水温的钥匙

□林超然

在韩文友的散文里， “雪水温”并不是一个王国或是一块诸侯封地，也很难找到“我”王者君临的驰骋、骄傲与雄霸之气。“雪水”与“温”寒热的矛盾组合以及当中时隐时现的某种

之温。他的抒情、说理都以叙事为根基，甚至可以说抒情、说理都带有叙事元素，包括抒情时选定的自然物象、说理时的诸多例证也都带有一种故事性、传奇性。“父亲顺便在河汉里洗了一个澡。水很凉，父亲的脑袋露在水面上，嘴里长长地舒着气，大声说痛快。十几年来，经过反复的折腾，我好歹考上了一所大学。也是深秋，我来到河口洗了一个澡。水浸浸着肌肤，像针扎一样——我忽然感觉到，在了一粒心事之后，站在刺骨的河水里，真是一种大痛快。”（《沙丘》）父亲盖好房子，儿子考上大学，二人都用到江里洗澡这种带有复调、接代色彩的仪式来庆祝胜利，这能够表明雪水温人与江的特殊情谊。

在散文集《我的江山雪水温》中作家张口闭口都少不了的“黑龙江”，连同环绕这条“江”的一切人情物理，都是情节化、人格化、人生化的。对于地理人文、乡风民俗、至爱亲朋、父老乡亲，包括作家走出雪水温后个人的经历延展等一切自然与人文的巨细，无不用乡音来串联、寻找和覆盖，至真至纯的热爱成为作家埋头叙事的全部动能。

在读者的阅读感受和体验里，父亲的形象常常和雪水温叠合在一起。“十四岁那年一个冬天的夜晚，父亲把我送到乌伊岭一个远亲家寄宿。临别，我以为他会对我说一些关于如何刻苦如何用功等所有父亲都会说所有儿子都是后来才记起的至理名言，可父亲走了挺远才回过头，对我说：“不管咋地，可要吃饱，要不——读书没劲！”（《深夜滴水声》）父亲和雪水温认的都是种地的理儿——要吃饱，要有劲儿，否则人和庄稼都长不好。如果我们把《我的江山雪水温》关于父亲的全部书写单独抽取出来，会是非常可观的篇幅，更可观的是韩文友写作这一题材时脱俗、神异的才华。我们可以把父亲对幼子

的教育，理解成雪水温对韩文友的教育，同时也会看到这种教育的持续影响。书中韩文友几次写到运动会，“甚至不知道3000米应该跑几圈才算完事”的他竟可以奋力完成比赛，接力赛上跌倒、成绩倒数第一的他仍可闻到作为鼓励奖品的香皂的味道。多年以后，当他问起儿子：“怎么不跑步呢？200米，400米，没有接力赛么？”儿子说：“那么远？谁跑？不得累死过去！”作家之所以强调这些，就是他希望下一代能够找回有硬度的、雪水温般的英雄气概，因为这样的人生态度会散发香皂那种迷人的清芬。

不像江山与君王的皇家传奇，雪水温与韩文友更像是一把锁与一把钥匙的平民式隐喻。散文集中有一篇特别值得重视的《钥匙》。这篇“形迹论”文采斐然，议论风生、形神兼备：“精巧的钥匙里面，藏着财富、身份、欲望、隐私、记忆，可能还有罪恶，以至于钥匙已经是一个人身体的的一部分，一枚（或一串）佩戴多年的钥匙便有了主人的属性”，“钥匙的一生注定要在孤独中逝去，直到找不到另一半，找不到它转动忠诚的方向”，“钥匙，自从开始佩戴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主人的体温”。

通过一把有形或无形的“钥匙”，我们可以径直、流畅地打开《我的江山雪水温》，登堂入室；可以沿着作家的眼神或手指方向，看清雪水温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可以遵循雪水温这条生命主线，来考察一个作家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对于具有物质与精神、真实与象征、地理与文化等多重属性的雪水温，韩文友注定要用他的一生来解锁，在锁与钥匙的别样语境里，雪水温与“我”保持灵魂相认、恪守盟约、携手前行的姿态，互为主人的两者不离不弃、彼此照耀，直至最终帮助对方彻底完成自己。

价值判断，可能在遥远的时空深处，凭借一座神秘村庄的形制尺寸，早早地就为“我”划定了四境的边界。多年以后，当韩文友用一部厚重的大书不断强调、反复确认“我的江山雪水温”时，愁肠百结、欲罢不能的他带着打量、带着牢记、带着疼爱，也带着负气和一种命运的反弹，来写他个人化的、极富忧郁气质的村庄史。

韩文友特别重视散文的叙事性，那些叙事饱和度很高的作品，其实距小说只有一步



一起响 一起赏

□杨藻

需一个眼神便实现秒懂，这样的默契着实令人羡慕。他带领团队完美演绎每一支曲目，加之中提琴、大提琴温暖深沉的音色、摄人心魄。一曲《家园》直抵心灵深处，一曲《离愁》令人百转千肠。协奏的小提琴家用的是一把1780年的意大利琴，他们用穿越时空的琴声来完成指挥的意图，把提琴的魅力和对乐曲的深刻理解挥洒得淋漓尽致；而躁动的铜管乐组——小号、长号、大号就在我的“眼皮底下”，配合法国号，音色饱满而有光泽，很多曲目中欢快、高昂的部分都少不了它们的贡献。打击乐组可说是最佳气氛担当，定音鼓、三角铁、铃鼓、架子鼓一响，各个都是戏精，提神醒脑是无庸置疑的了！

上半场具有物质与精神、真实与象征、地理与文化等多重属性的雪水温，韩文友注定要用他的一生来解锁，在锁与钥匙的别样语境里，雪水温与“我”保持灵魂相认、恪守盟约、携手前行的姿态，互为主人的两者不离不弃、彼此照耀，直至最终帮助对方彻底完成自己。

上半场具有物质与精神、真实与象征、地理与文化等多重属性的雪水温，韩文友注定要用他的一生来解锁，在锁与钥匙的别样语境里，雪水温与“我”保持灵魂相认、恪守盟约、携手前行的姿态，互为主人的两者不离不弃、彼此照耀，直至最终帮助对方彻底完成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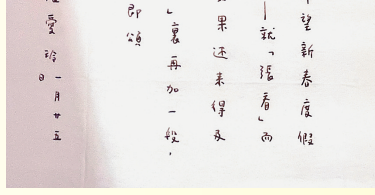
上半场具有物质与精神、真实与象征、地理与文化等多重属性的雪水温，韩文友注定要用他的一生来解锁，在锁与钥匙的别样语境里，雪水温与“我”保持灵魂相认、恪守盟约、携手前行的姿态，互为主人的两者不离不弃、彼此照耀，直至最终帮助对方彻底完成自己。

上半场具有物质与精神、真实与象征、地理与文化等多重属性的雪水温，韩文友注定要用他的一生来解锁，在锁与钥匙的别样语境里，雪水温与“我”保持灵魂相认、恪守盟约、携手前行的姿态，互为主人的两者不离不弃、彼此照耀，直至最终帮助对方彻底完成自己。

一张奥黛丽·赫本的亲笔信漂洋过海寄过来时，杨伟东曾有过的瞬间的遐想，他真切地感觉等待的是一封奥黛丽·赫本写给自己的信。当打开这封信的时候，铺开信纸，墨迹之间，他又与她产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握手，这是一次灵魂的触摸，心灵上的沟通。每一次等待手迹邮寄的过程几乎都是这样。

我们欣赏手迹时会有不同的角度，这与我们的年龄阅历有关，感受到的触动也不尽相同，或许，每一份手迹都等待着一位懂得的人去欣赏，去感受。就像一幅油画，只看油墨色彩就能让人赏心悦目；一件珠宝，散发的夺目光彩足以展示价值；与其他艺术品相比，欣赏名人手迹，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你的缪斯已经站在了你的身边。你怎么说，他怎么听。你不说，他知道你下次攒到一起说。

名人手迹的欣赏，无论是信件也好，散文手稿也好，最直观呈现的就是内容，有的信简单，寥寥几句，交代下时间、地点、事件，有的信则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写出的一些创作交流、人生感悟。比如展品中有一封茨威格的亲笔信，谈到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这些可以称作是作者创作思想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些手迹，它们不需要太多内容就富有极高价值意义，比如一张黑格尔的签名，不用多说，仅仅是摆在那里就能让人激动不已。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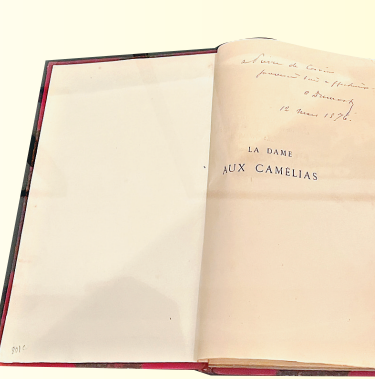


张爱玲亲笔信

我在观展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看不懂的外文手稿，虽然对于手迹的内容有些困惑，但是转念一想，这个手迹仅仅是看到就很不容易了。名人本身赋予了手迹特殊意义。再比如说，大仲马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友人说道，耐心是永恒的美德。看完标签上的这句释意，我想，每个人都会被触动的。

欣赏文化名家的手迹，就像是一场与文化名家的隔空对话。手迹是有温度的，当我看着伍尔夫的亲笔信时，仿佛看到了她当时是如何提笔落墨，手掌如何拂过这张粗糙的纸，写下这封信的。因为她的清丽、睿智，透过了纸背，跨越了时空。紧接着，开始联想这封信在我眼前的信件所处的时代背景，探究她是在何时何地何种环境乃至心境下写就的……除了信件，通过创作者的手稿，我能看到他如何书写的，他是怎么工作的，他工作的痕迹就在这几页纸张里面。有时还会领悟，原来不管多厚的文学巨著都是这样一字字写就的，作者也并不是一气呵成，也会有涂抹与修改，而这手稿的内容与最终呈现的相比，似乎还有不同，不过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

手迹，亲手浮过纸端写下的字迹。或短言，或长篇，观其字美，悦情，收到精神，悦心。



小仲马《茶花女》签赠本

“群星闪耀时——哈尔滨早期音乐与世界文化名人手迹展”，从8月1日在哈尔滨市博物馆展出，到现在已近两月。

第一次看展，起因是一位老师的推荐，她对这个手迹展赞不绝口极力推荐我去观看。而我曾经对该展览的策展人杨伟东有过一次线上采访，了解过他关于收藏文物方面的经历，作为哈尔滨城史文物博物馆馆长，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文物收集与保护，坚持做城市历史相关的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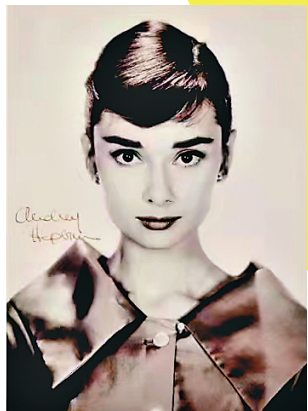
关于手迹，我最深的感触其实是难得。难得在于手迹的价值不像金银珠宝那么显而易见，几页脆弱的纸张，有的被收信人珍视保存，有的可能辗转过多人之手，随着时间开始泛黄发脆，直到遇到懂得的人去收藏，最后展出在博物馆里。所以，“群星闪耀时——哈尔滨早期音乐与世界文化名人手迹展”是一次难得的与名人手迹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能够在哈尔滨看到这样的展览，让我很难想象。机不可失，我要去好好欣赏欣赏手迹的美。

可能周末起早的人少，9点多钟哈尔滨市博物馆里游客稀薄。我们一行三人慢悠悠地乘电梯到了6楼展区。电梯打开的瞬间，一幅占据了整面墙的巨幅宣传海报呈现在眼前，占据海报右半边的是一幅木雕的人脸侧颜，左侧标注展览信息，极富设计感。展览分成两个部分，有哈尔滨音乐百年，有世界文化名人手迹。共十三个展区，展品两百余件，包括原始文物、亲笔手迹、手稿等等。每个展区的开始，都有一段简短的文字将名人与作品串联起来作为介绍，既幽默又引人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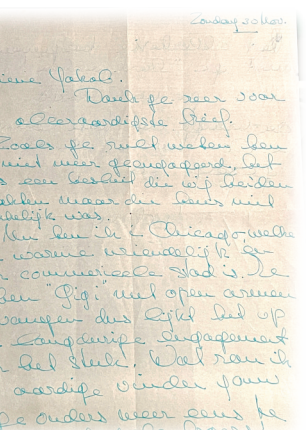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展区，关于哈尔滨早期音乐，展品有哈尔滨交响乐团首席、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艺委会主席特拉赫贝尔格的照片，还有他的学生斯特恩的照片，还有哈尔滨口琴社的照片，等等。这个展区中的特拉赫贝尔格是杨伟东逢人便介绍的，他的全名更长，叫弗拉基米尔·达维多维奇·特拉赫贝尔格，简称就两个字——老特，就像音乐界称柴可夫斯基为老柴。他在哈尔滨生活了近40年，展区简短的介绍中写道：“中央乐团先后的六任首席中有四位出自哈尔滨的‘老特’”，由此看出了他在哈尔滨音乐教育上的建树。杨伟东前不久还将“老特”的故事写成了一篇小文，发在哈尔滨城史博物馆的公众号上，读完了，大概就能明白老特此人对哈尔滨早期音乐发展所做的贡献了。

展览还有许多世界文化名家的手迹、手稿、签名本、曲谱等。包括上世纪初来哈演出的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和小提琴家亚莎·海菲兹，浪漫主义音乐大师弗朗茨·李斯特、柴可夫斯基、马勒，作曲家普吉尼亚·伍尔夫，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奥黛丽·赫本、徐志摩、张爱玲、邓丽君等。这些闪烁着无尽光芒的群星们，在静静地等着每一位前来欣赏的游客，准备与他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第二次看展是在最近几天，其实是想向杨伟东先生请教一些关于名人手迹的问题。比如作为一位普通游客，当我们看名人手迹时，我们看些什么。同时请他着重介绍亮点，几个必须欣赏的展品，以免错过展览最为精华的部分。但这些问题让他很为难，他说，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是精华，且都在闪闪发光。是的，这样的问题有点不合适，毕竟这里面的所有展品，无一不是他数十年间潜心收集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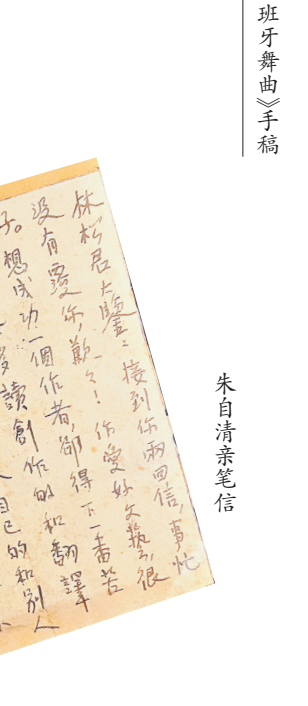
赫本签名照



赫本亲笔信



萨拉萨蒂《西班牙舞曲》手稿



朱自清亲笔信



特拉赫贝尔格照片



哈尔滨交响乐团排练，坐在首席位置的光头是特拉赫贝尔格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ab4655106@163.com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妙赏频道